

大同的铜(下)

□ 任翔宇



“五台山上观景,大同城里买铜”缔造了大同铜器行业的第一次辉煌。描龙镌凤的铜火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盛名在外,与其说是炊具,更不如说是一件工艺品。在彼时大同城里的四大街八小巷,有十几家店铺经营铜器产品,清末已达70多家,居全省第一“于院中设一烘炉,合家父子参加工作”。20世纪初时大同的铜器作坊年产值达到10余万银元,主打铜锅子、铜火锅、铜壶以及盆和一些瓢、铲、勺等炊具。院巷街是当时铜器打制匠人集中的地方,一度被称为铜匠街。

当时的铜火锅分为火锅子和涮锅子。火锅子的火筒细而长,能温火烹炖菜肴,是食用什锦菜的理想炊具。涮锅子的火筒粗而短,能容纳较多的木炭,火力强,是食用肉类的好餐具,后来一直是大同民用铜器中的主要制品。

大同铜器行业的第二次辉煌,出自周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参观云冈石窟的机缘。1973年9月,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后,蓬皮杜参观铜火锅时赞不绝口,周总理也给予高度评价——“铜火锅不仅是餐具,而且是工艺美术品,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侧面,应该继承和发展下去。”此后,铜火锅生产得到

各级领导重视。

自此,广交会上大同铜火锅开始进入国际市场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北京的赛特、燕莎、友谊商店里,大同铜火锅也以近乎如今的奢侈品一样存在,二三十公分高的一个小铜火锅售价也在好几百元以上,友谊商店里更是需要使用外汇兑换券才能购买。取自大同明代琉璃九龙壁的“九龙奋月”铜火锅成为大同铜火锅的高端代表。火锅通身篆刻九条龙纹,以峭石、海浪、祥云补白。火筒盖平雕龙身,龙头衔珠探出盖面形成提手,用餐时,热气腾腾、炭火隐射,龙纹隐约于云蒸霞蔚之间,张牙舞爪,蔚为壮观。那个时候,获奖、参展、再获奖、再参展,大同铜火锅的高光时刻就此展开。

蓬皮杜的儿子阿兰蓬皮杜后来到大同的时候,我曾经陪着吃过几次家宴,也见到他获赠大同铜火锅后眼睛里闪光的喜悦和感动。如今已经86岁的大同铜器非遗传承人李安民老爷子,前些年见证了他为获得吉尼斯记录认证的超大铜火锅研发制作,今年见证了他亲力亲为给央视摄制组讲解大同铜器历史渊源。他的眼睛里闪动的是信念和坚持。

曾经在善化寺旁边的金属工艺厂如今成为酒吧和特产店一条街了;曾经金属工

艺厂委身南街一隅的原城区十一小,也早在城市改造中复建了传统街区。再选的场地合不合环保要求,制作时声音分贝扰不扰民,与原材料价格的猛涨一样,成为大同铜器面临的困境。而更大的困境,恐怕是工艺传承的断链。上阵父子兵的模式里,李安民年迈,儿子闺女也已经忙得团团转,我问过老爷子好几次,怎么不招些徒弟,或者按照非遗传习的模式开展教学,老爷子总是叹息,难啊,出师慢,收入也不固定,这是份不受年轻人待见的工种,谁来啊。

是啊,几十年下来一直在校园里流传的隐晦斥责学习差劲的“C。锤”是大同俚语里不多见的“高科技组合词”,拿元素表里化学符号来骂人笨蛋的铜,在行业内里怎么能和更光鲜、更快捷、更容易的互联网模式竞赛呢?曾经的李元霸裴元庆,曾经的朱仙镇八大锤在热兵器核武器的时代里只能是评书演义了,曾经威震八方的铜锤也成了嘲讽反应迟钝的“C。锤”了。陪正大综艺摄制组拍摄的时候,他们很想找几户仍在用铜器的大同人家,但是找了又找,即使是家里仍然保存着铜壶、铜瓢、铜勺子、铜火锅的,如今也只是存个念想束之高阁。吃火锅,就算只好铜火锅这一口,去饭店呀;沏茶煮滚水,层出不穷的不锈钢

壶、铁壶、泡茶一体饮水机不香吗?铜器,一旦离开了生活必需,那就从实用器变成了玩意儿,原本的一切设计和传统都要打乱重来,按照工艺和文创的行业重新洗牌。

以前老话儿说,铜匠没样,越打越像。一个是说金属的延展性好,可以反复造型,一个是说从内膛儿到外沿儿翻边,从鏊花到镂空与镶嵌,该在什么器型上用什么技艺都在师傅脑袋里装着呢,最后看成品就得了。没有精准的规划,经过千锤百炼,最后却能打造成精美之物,这是手艺。手艺该怎么复制,手艺该怎么传承,手艺做出来的东西,该怎么评价,怎么与工业时代里机器化大生产出来的商品同场竞价,是在不同时代、不同跑道里最“薛定谔的猫”式问题。

问题一直在,不是这个就是那个。大同铜器呢?我们应该让它一直在,因为大同不仅仅是两个字,还需要无数像大同铜器这样的具象来一一印证。



大同方言

“壮胆”非“仗胆”

□ 韩府

研究大同方言的收获是多方面的,有时甚至屡有意外,而不仅仅局限在大同方言这一小的范围,至少对现代汉语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。比如,笔者发现现代许多词汇的写法并不正确,只是用得人多了,具有了普遍意义。对于普通人来说,是习焉不察,而专业人士又觉事实由来已久、“积谬难返”,也很少谈及。比如今天说的这个词“仗胆”。

从意思上来说,是“放大胆子”“加大胆量”。但实际上这一写法是错的,正确的写法是“壮胆”。为什么会错?根本原因还在于语音的变化,“仗胆”的“仗”字在读音上契合,写起来又笔划最少,于是“就近”选用了这个字。正确的写法其实是“壮胆”,“壮”有大的意思,而“仗”其实在意思上是龃龉不合的。为什么大家用“仗”不用“壮”呢,因为读音对不上。再向前追一步,为什么读音会对不上呢?概括地说,是语音发生了变化;具体来说,是因为在现代汉语中,原本读ang的字,后来都读uang,即多了个介音u。就本文讨论的例子来说,“壮”在古代是读“葬”的,与“仗”同音,在现代汉语中却读“状”,与“仗”音有了不小的差距。但在实际生活口语中,人们口耳相传,是说“葬胆”的,于是,不懂语音的人们自然就把这一词写成“仗胆”。

实际上,不要说更早,100多前的文

学作品中,大都是写“壮胆”而非“仗胆”的。口说无凭,以下拿实例来证明。

老道无可奈何,仗着下边的人多,壮了壮胆子,战战兢兢走到楼上……”(倚云氏主人《升仙传》第五十一回《徽承光现形装鬼 欧老道中魔闹坛》)

静斋做事,原是泼惯的,这回又有毛惠伯壮了胆……所以竟然大做起来。(清·陆士谔《十尾龟》第六回《老同事劳心放冷箭 好朋友出力打圆场》)

如果还要向前追,则笔者就举出元人和明人的用例,元曲中有:

【笑和尚】你、你、你道我调着嘴不志诚,我、我、我打着手多承领,管、管、管他壮着胆无辜……(元·高文秀《及时雨单鞭救母》第一折《黑旋风双献功》)

明代小说也有:

朱仕白……常有此心,奈花二碍眼,今闻得不在家中,遂壮着胆儿,去至里面……”(明·苏姑痴情士《巫山蓝桥》第五回)

事实上,即使在现代文学中,“壮”也不是“仗”。比如学贯中西的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小说就是如此:

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,便不进学校……忽然醒悟,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。(钱钟书《围城》第一章)

可见笔者所言不虚。把“壮胆”写成“仗胆”是不辨文字的普通人想当然的做法,后来文化人为了随俗也就这样的写法。

随手拍大同



村口那条河

萍儿 摄

